

市革會領導成員、工總司主要負責人王洪文同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二日下午在鐵路文化宮大會上 的重要講話

[根據錄音整理]

同志們、戰友們：

今天我來參加這大會，我很高興。高興的看到，我們鐵路系統的廣大造反派和革命的同志們在抓革命，促生產等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別是在當前鐵路運輸比較緊張的情況下，我們今天召開這樣的大會，我們認為是十分必要的。這樣，可以把我們鐵路系統的客運貨運任務更好地完成。我今天沒有準備，只是根據我個人的體會講幾點意見：

我要講的就是同志們所關心的，就是鐵路當前的形勢，當前鬥爭怎麼辦？另外，我想講一講我們上海工代會要貫徹的幾個問題。這次工代會剛剛結束，各部門、各業各系統都在根據市工代會精神，進一步貫徹落實，把市工代會的精神，特別是把中央文革小組給我們發來的電報，進一步在廣大革命造反派和廣大革命職工當中進一步貫徹落實。我們相信通過這次工代會的貫徹和落實，一定會在我們上海抓革命促生產等各項工作中出現一個新的躍進，為明年生產和革命打下一個良好基礎。

首先我要講一下在思想、組織上如何進一步落實市工代會的精神問題。我們上海這一次工代會的召開，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從思想上、行動上進一步落實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這次工代會還準備進一步加強和充實領導班子，通過這一次工代會還想進一步地清理我們的階級隊伍。我們工代會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進一步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在一切工作中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於一切，大於一切，先於一切，重於一切的地位，特別是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華東等地區所作的一系列對文化大革命的最新重要指示，我們要堅決的貫徹，不折不扣地執行。所以我們這次工代會就提出來，首先就是怎樣把這一系列指示在我們行動上進一步落實下來的問題。在這裏面，我想談談我個人對鐵路各部門的一些看法。我們《鐵聯》總的來說，在廣大革命造反派、廣大革命職工的努力下，在這一方面，也要很好地開展，特別有些站段也正在辦各種學習班、學習小組，我們認為這樣做很好。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們有一些同志還沒有很好地把这个學習放在首位，比如講我們《鐵聯》常委，我記得我今年六月份就跟《鐵聯》常委談過了，你們的工作不管怎樣忙，一定要把學習放在首位，經過我們的檢查和我們所了解到的我們這些常委同志，根本沒有很好坐下來學習，因此在工作當中，就出現這樣的那樣的問題。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廣大造反派的戰士比頭頭學得好，所以這一次我們工代會提首要任務就是如何把學習主席著作突出出來。如果離開這一條，那麼我們這支隊伍，我們這個組織的壽命不會長的。張春橋同志曾經跟我們講過，他說，你們這個隊伍你們這個組織抓什麼，他說第一個就要抓思想教育，第二條抓階級鬥爭，如果你們不抓這二條，你們的壽命不會長的。所以我們覺得從當前來說，如何把學習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靈魂，你離開了毛澤東思想就寸步難行，事實也是這樣的，那一個單位那一個同志學習毛主席著作學得好，能夠活學活用，學用結合，他的工作就一定工作得好，不管是革命也好，生產也好，都能抓好。如果那一個同志、那一個部門他不學習毛主席著作，甚至不重視學習毛主席著作，他那個部門就必然會出現各種問題，甚至有些問題是嚴重的。這在我們《鐵聯》、我們鐵路系統這樣的教訓也不少，我想當前來說如何把學習主席著作、進一步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放在首位非常重要，所以我們想同志們能夠象林副統帥教導我們的那樣學習毛主席著作要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一定要做到這一點。我們現在就是有一部份同志不注意這一點。有一點小事情就大鬧特鬧，甚至造成打內戰，造成流血事件。當前我覺得鐵路系統還存在矛盾也只有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來解決。所以有的同志講工總司派二個同志到這里來，就是把本人派來也不解決問題，最關鍵最根本的問題是要依靠我們鐵路系統的廣大革命造反派和廣大革命職工羣眾一起來解決，特別是要通過毛主席著作的學習，用最高指示來解

决我們鐵路系統的問題。所以，這是我們工代會的第一個主要任務。

第二個任務就是狠抓階級鬥爭，這也是張春橋同志歷次跟我們所講到的。如果我們不抓階級鬥爭，我們的生產就沒有辦法搞好，我們過去不是提過嘛以階級鬥爭為綱，現在我們提出來以斗私批修為綱，有的同志說這二個是矛盾的，我說一點也不矛盾，斗私批修難道不是階級鬥爭嗎？所以講，我們要狠抓大抓特抓階級鬥爭，在當前尤其重要。我想在這裏面講一講我們市裏面的全市的階級鬥爭情況，我們上海總的來說形勢是大好的，可以說越來越好，最近我們感到特別好，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經過一年多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成立了我們的臨時權力機構，我們奪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通過今年來，鬥爭逐步逐步地深入下去了，把混入我們黨內政府里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以及叛徒、特務等等逐步逐步地揪出來了。比如講，最近也就是十月份農村政治部的一部份造反派起來造反了，那麼原來那個政治部他們說有的幹部可以解放了，有的幹部問題不大，因此他們就保的保，藏的藏，全部藏在那裏不揭了，甚至有的提出來要解放，在十月份以前的工作當中，我們許多同志就發現農村政治部他們有一些人不是處處為造反派講話，而是處處在保，我們曾經作過建議，但是由於我們拿住的東西不多，他也不服帖，以後我們就說走着看吧！在十月份一部份同志認為這樣做不對，就起來造反了，一造反以後，裏面揪出了五個叛徒，原來要解放的，就是那個劉杰（音同），這個人看來也要打倒了。今年三、四月份以後他們大肆活動，到了南匯他說南匯的李均（音同）是十個縣的最好的一個縣委書記。好，一部份羣眾就聽了他們的話，上了他們的當，就保，這樣一保，就把真正革命派打成保守派。到了奉賢，他說那個曹漢林（音同）是最好的縣委書記，因而有一部份同志上了當，又保，好，又出來了，所以，他走到那裏就干到那裏，青浦的問題也同樣。那麼，農村一部份造反派弄出來以後，這些傢伙全部暴露了原形，這在我們造反報上已經登過了。這是一個例子。還有一個例子就是那個舊市委的組織部長楊士法，這個老傢伙在十月份以前他們就準備解放了，認為這個幹部是比較好的，是可以結合的，結果給交大反到底的同學一下沖擊了一下，不能解放，這人有問題，現在查出來嘛，這個所謂組織部長啊連個黨員都不是，是個叛徒。最近總工會也揭出了一批，一共三百人都不到的總工會初步揭了一下就有十幾個叛徒、特務。從張琪，張琪是主要頭頭，到施惠珍、周炳坤（音同）等等，他們舊黨組裏面沒有一個是好的，有的是解放以前參加地下黨被敵人逮捕叛變自首了，出賣組織的；有的是解放以前，表面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特務，然後解放前夕又潛伏下來繼續搞特務活動等等。這一些都說明了一個問題，階級鬥爭是非常複雜、非常尖銳的，就是經過這一個舊市總工會整個的鬥爭情況初步揭露一下就揭出這麼大一堆特務，這麼大一堆叛徒，據我們了解那裏面問題還大呢！還有現行反革命！最近我們揪了一個傢伙，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還往香港、台灣投遞我們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況，有一些人過去都是叫所謂白皮紅心，過去是地下黨，當時是白皮，但是心是紅的，實際這些傢伙皮是白的，心也是白的，是一個樣，就是這一批傢伙混到我們內部來了。我們再看舊華東局，舊華東局裏面現在我們可以跟同志們談一談，他那些人裏面究竟有幾個是好的？裏面大部份幹部都是十斤、六級以上的，從魏文伯開始，一個個排下來，那裏面，看來大部份人都有問題。所以，我們應該看到，階級鬥爭逐步深入了，這些傢伙也逐步被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揪出來了，但是他們越是在這個時候越是要作垂死的掙扎。這個在鐵路系統也有。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也應該廣大的羣眾要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今天我在這裏講話，我就不是講你是那一派，他是那一派，我不是帶派性來的，我也不知道那一派好，那一派不好，可能我調查不夠。總的來講，我總覺得，我們廣大的革命造反派、廣大的革命職工羣眾應該團結起來，通過我們的團結，我們團結得越牢，敵人越害怕，我們不應該搞分裂，我們越分裂，敵人越高興，為什麼呢？他有機可乘。你不搞，他也可以搞。我這裏面舉一個例子，就是我們鐵路上的，我本來不想講，根據當前鐵路局的情況，我想還是講一下好。我們鐵路上竟然有人把一個特務派到長江大橋，就是那個嚴兆雄吧！嚴兆雄實際上是一個特務，在長江大橋企圖搗毀長江大橋，同志們想一想誰派去的誰應該負責，對不對啊！（羣眾齊聲高呼：對！）這不是階級鬥爭嗎？是不是啊？所以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該忘記階級鬥爭！嚴兆雄已經抓了一個多月了，是我親自動手抓的，現在同志們已經知道了，他不但企圖搗毀長江大橋，還在南京、全國各地收集軍事情報，東西已被我們抄到了。就這樣一個人，我們居然有的同志有的人把他當作親信，派到要害部門去。這裏面說明什麼問題？當然有的同志是階級覺悟不高，看不清階級鬥爭的尖銳複雜性，也應該看到，有的同志是知道這個問題的，有的人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物；他為我們《鐵聯》決策小組的成員，同志們可以想想這樣的人能夠搞出什麼樣的決策呢？所以很複雜，我們也有的同志就被他收買，給他鈔票，人家利用金錢、利用物

質來腐蝕我們，我們有的同志竟然就要，人家從美國帶來的×××（聽不清楚）香烟伸手接過來也吸，同志們，這種烟你們都是知道誰吸的。據我了解我們鐵路上的階級鬥爭沒有那麼順利，比有些部門要複雜得多，據我所知道我們鐵路上過去軍統特務、中統特務，都是由國民黨中央直接掌握的一個部門，加上解放十幾年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我們鐵路系統的統治。

我想再舉個例子，可能有的同志聽不進去，但是這個例子我講了有好处。我們同志還記得南八·二五的武斗，那一次武斗有的同志是參加的，我不怪這些同志們，我也沒有理由去怪這些同志們，你們不了解那裏面的情況，所以要講清楚這個問題，余寶華是什麼樣的人物，余寶華是一個表現極壞的反革命家屬，這個同志們有的比我了解，他兩個父親，有的被我們抓了，有的被我們槍斃了。南站的武斗，我們知道有個老工人，三次見過毛主席的老工人，我找他談過話，就是那樣一個老工人，竟然有人拿着長矛刺他一刀，就這樣講：“我再託你去見毛主席。”同志們我們想一想三次見過毛主席的老工人，他對毛主席是深有感情的，也可能在文化大革命運動當中有缺點，但是我們總看到他是一個老工人，毛主席三次接見過他，但是，就有這樣的人邊刺邊講：“我再託你去見毛主席。”我告訴你們，這個人到現在我們還沒抓呢！以後一定要抓的。南站我們通過多次了解、訪問，被打傷的最厲害的是什麼人？是比較好的監督四類分子的小組長，同志們有時間能夠到南站去訪問看一看，是什麼樣的人！把那兩個被打傷得最厲害的人我的來，就可以知道了。說明我們鐵路上的階級鬥爭是很複雜、很激烈的。打傷了二百五十多人，大部份都是老工人，在那次武斗當中是我們上海第二次開槍，是周國庭同志朝天開了三槍，同志們我這件事從來沒有講過，能是偶然的嗎？我們覺得不是的，這樣的事就這一次嗎？也不是的。我今天不是批評那一個，我也不想討好那一個，但這個事情是客觀存在，我總是要講，所以同志們想一想。對於這樣一些問題我們有的同志就視而不見，看不到階級鬥爭的複雜性，特別是我們《鐵聯》的常委，當然不是都是這樣。我們有人調查了兩份材料，本來準備登報的，決定沒有登，我們考慮因為南站的武斗，有一些同志參加了的，當然我們說，我可以肯定這樣講，我們參加的同志他是不知道這裏面的詳細情況的，這是一個事情我想講一下。

另外一個，我們《鐵聯》從成立到現在，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關懷下，在文革小組的關懷下，在春橋同志、市革會的領導下，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一月革命”風暴中，你們挑起了革命和生產的兩付重擔，為國家為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可是當我們每一次要將鬥爭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的時候，這裏面不是武斗，就是磨擦，企圖多次轉移鬥爭大方向。我們每一次剛剛航向稍為跟上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都遇到敵人在裏面搞鬼，根據我們所了解情況，經常是有這種情況出現。為什麼？我們說《鐵聯》他有光榮歷史傳統，但是到後期，從整個來看，對路局階級鬥爭的蓋子揭的怎麼樣？為什麼揭不開？反正我總覺得這裏面有階級敵人在裏面搞，有一小撮走資派在搞。春橋同志有次講話的時候，講過這個問題。

還有一點，我們鐵路系統裏面，有的人他的手南面伸到廣東，北面伸到北京，最近在有的同志身上還看到六八年的免票到廣州去的已開好了，我不知道這些同志準備干什么？這是干什么呀！我覺得當前在我們鐵路系統裏面，是存在着這樣的情況。最近一個黃盤林被抓了，這同志們都知道。黃盤林所交待的問題，不僅僅是我們上海局的問題，還牽涉到整個江蘇省的問題。最近上海抓了三個伸進江蘇省的黑手，其中一個就是黃盤林，他們利用我們鐵路上的便利，幫助人家運槍枝、運彈藥等等，造成了江蘇省大規模的武斗。黃盤林的被抓，有些人還想不通，我今天把情況告訴同志們，他們勾結了右派、勾結了地富反壞右，把黑手伸到揚州、伸到常州、伸到南京、伸到無錫、蘇州，而且有他們一套罪惡計劃。同志們都知道嘛，我們今天抓了一個羅勝壽（音同）和戚雄（音同）嘛，就這麼三個人，一個是黃盤林，就這麼三個。所以我們應該看到這場階級鬥爭是激烈複雜的，而這些黑手呢是我們鐵路運輸把他包下來的，運槍枝、彈藥我們包，人到那裏去坐火車我們包。誰包的我今天不講，同志們你們將來去揭，誰包誰就負責，反正我這裏有材料，他們已交待了。

同志們，我們鐵路工人是有着光榮革命傳統的，在歷史上每一次革命運動當中，我們的鐵路工人都占在鬥爭的第一線，在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當中，我們的鐵路廣大革命造反派、廣大鐵路革命職工又堅決地響應了毛主席的偉大號召，把抓革命、促生產兩付重擔挑起來，總的講我們是作了巨大貢獻。但是也應該看到，在我們的隊伍裏面也混進了一批壞人。據我們掌握你們鐵路系統有的單位造反派不在造反派手中，有那么一些單位就是壞人當道，偽警察、反革命、重大的嫌疑不清的、特務問題還沒有搞清的當造反派的頭頭，同志們可能會問到底是誰呀？我下面講（聽不清楚）。還有的受到了一小撮走資派的委託，在我們造反派內部搞

鬼，从这点来看，我們的同志們一定要提高警惕，狠抓階級斗争。我們广大的造反派战士，我們广大的革命职工把階級斗争方面抓住了，很多問題就可以解决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問題。

第三个問題是清理階級队伍，这在我們工代会任务当中已經提出来的問題。我們通过一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来讲在我們上海，也就是說我們上海的工人階級这支队伍是坚强的。特别是去年十一月九日成立了工总司以后，广大的革命造反派、革命职工都是冲锋陷陣，充分地发挥了主力軍的作用，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这是主流。但是我們也应该看到，一年来，确实有那么一批坏人，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甚至有的特务站到我們的队伍里面来了，因此，我們提出了要清理階級队伍。在这次工代会过程当中，我們所考虑的委員、常委包括老的，很多从政治上做了一次彻底的审查。不管你怎么样，队伍不清，特别是头头不清，就不能打仗，要不你怎么搞階級斗争呢！比如最近我們就发现，有的抓叛徒小组本身就叛徒，所以他抓叛徒根本就抓不出来，揪不出来，定案了，好了，啊！不用去查，他就是一个叛徒，这样的人不少，当然比較起来还是一小撮罗，是不是？你把他集中起来，排排队，可不少，所以前一阶段我們也曾經抓了一批人。比如說南市区的袁根林，是南市区原来造反派的負責人，是个强奸犯，已經把他抓了。卢湾区的王宝全（音同）也是个負責人罗，是卢湾区原来組織部的一个头头，他造反到現在貪污了一万多元，已被抓了。化工局我們也抓一个張己华，这个同志們大概已經看到了，張己华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听不清）是个反革命，他本人到化工局来以后，根本不掌握大方向，也不研究大方向，他手下有一批人專門領着人去搞打、砸、搶、抓、抄，就干这个事。有的地方搞階級报复，因此我們也抓了，把他抓起来了。最近輕工业局联络站里边，又发现强奸妇女、污辱妇女的好几个，有的已經抓了，有的还没抓。最近我們又发现，有的人大肆搞……（听不清楚），我們查了一下是什么人呢？是一个表現极坏的反革命家属。还有一个手工业局，最近又被文攻武卫抓了一个王文海（音同），这个有些同志可能知道的，原来是我們总部的秘书嘛，后来搞……（听不清），叫他回去了，他到处搞枪搞炮，而且跟伸向江苏省的黑手有密切关系，企图搞垮工总司，这里面还有些事情，跟我們铁路某些同志有关系。最近看了他們的交待，有的人就交待出来了，他到苏州、到无錫、常州，票子都有我們铁路的免票。同志們誰給他們免票？我們一般工人能有这个权利嗎？这些人怎么办呢？我們覺得都应该从組織上清理，統統清理出去，坏的該抓的要抓，該处理的要处理，該判刑的判刑，該枪毙的枪毙。毫不客气，前一阶段我們确实抓人太少了，我們有毛病，应该向同志們檢查，首先对階級斗争的認識問題抓的不力。所以我們这次工代会就提出來要清理階級队伍，把混进我們队伍里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表現极坏的反革命家属，坚决清除出去，有些人道德败坏的也应该清理。同志們，象这样的一些人不清理，甚至于让这样的一些人當我們的头头，我們的国家也不会多久的——（听不清），非清理不可，这个决心总部已經下了。至少在我们每一个系统在工代会成立时要加以清理，我們铁路怎么办？我說，同志們討論一下，我們每一个造反派都要討論一下，首先你們自己应该对你們自己的头头审查，一定要审，我不管你們是那一派。

我在这里讲的話，大部份人鼓掌了，但有的人恐怕不高兴，啊！总会有人不高兴的。反正要清理，依靠誰？依靠我們广大的造反派战士，我們所相信的是我們广大的革命战士，我們广大的铁路上的革命战士，我們相信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对那些少数的坏的就應該該抓的抓。

我想說的总的就是这三点，結合我們当前情况讲一下。

再一个問題，我想对当前路局的情况，提出我的几点看法。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揮部是一月革命中作了重大貢獻的，分开來說前一段和后一段不同，例如在进度上有所不同，但总的來說，我們广大的铁路革命职工、革命造反派战士是高举毛泽东思想偉大紅旗的，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因为我們这个队伍里边、在我們内部混进了一小撮坏人，造成了領導班子不純，特别是五月份以来，我們《鉄联》有些人实际上是轉多了斗争大方向，就是剛才讲的有些人甚至把特务派到要害部門，所以，我有下面几点意見供同志們参考。

我們《鉄联》广大的战士，还应该繼續地高举毛泽东思想偉大紅旗，以斗私批修為綱，坚决貫徹毛主席所教导的：“在工人階級内部，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階級内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組織。”根据这样的教导，进一步地从思想上巩固我們铁路系统的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結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同志們可以想一想，如果我們按照现状下去，我們铁路上的階級斗争的盖子什么时候才能揭开？有的同志讲現在已經揭开了，我說还早啦！可以举个例子，自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到現在有那一个人敢讲我們的階級斗争盖子都揭开啦！？刚才就举了一个旧农村政治部組織部的例子，我們还没有跟

同志們讲咱們那个旧教卫部、旧宣傳部那个地方問題可难弄啦！十分难弄！根本没有揭开！我們就可以想一想我們铁路系統各站的情况吧！最近我們已經看到了，有的已經結合的，又被揪出去斗了，是不是呀！实际上斗争还非常复杂的呀！一般說，象現在这种情况，我們老是大家搞派，你要拉势力，他要搞班子，大家專門去搞这些东西，我們有些头头也就有时间随便到南京去逛一趟，到广州去逛一趟。同志們过去我們大家都知道那些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握铁路的时候，他也不敢那么动的，而我們有些同志就很随便，东跑西跑，不去領導广大的造反派战士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資派，不去經常研究一些斗争的策略問題，不去研究党的方針政策，搞派性，想一想看，这样下去，階級斗争的盖子到什么时候能揭开呢！不行的，所以我們要提出來要清理队伍，也只有这样，我們的三結合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才能够把我們路局的斗批改搞好。我想这是一点意見。

第二点意見，有一部份同志过去跟着坏人，比如讲严兆雄，我們有些同志过去跟着他跑吧！甚至有的同志干了些坏事，我們是不怕，只要我們改正缺点，改正錯誤，甚至反戈一击，把那些坏人坏事充分的揭露出来，怕什么！包括周国庭同志有錯誤，应该要严格檢查錯誤，还是要保的，这点可以跟同志們讲。有些同志虽然犯了些缺点錯誤，但是我們觉得只要这些同志能够认识缺点錯誤，并能改正，每一个同志都应该欢迎，不应该打击。这里边也要讲到一点，特别是我們每一个头头，对待羣众的問題，不管是那一派的羣众，都不能用打和压的办法来解决，只能用說服教育帮助的办法来解决。这是第二点意見。

第三点意見，就是在整理我們队伍的过程当中，必須放手发动羣众，依靠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清理队伍，我們必須联合起来清理。你們这里边有的讲我們是一派，都是《鉄联》，这点我承認。但我們这里有派，实际上我們鉄联有三种力量。是不是？我在这里讲不管你是那一种力量，不管那一种，自己首先应该清理你自己那一种、那个組織。比如南站就清理南站的，东站就清理东站的，楊浦站就清理楊浦站，你不管是那一派，都是要清理，这也是共同的問題，我建議同志們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嘛！为什么一定要揪住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呢？完全可以团结起来嘛！所以，我們应该在清理組織过程当中体现我們大联合，而且要体现思想上的联合。只有这样，才能够防止坏人乘机钻空子、搞乱，轉移斗争大方向，如果我們自己一乱，敌人正好，你們清理階級队伍，我就搞乱你的陣綫，那我們就上当！所以，我們讲在清理队伍的时候，不管清理了那一派的头头，任何人不允許用打砸搶打組織、砸組織就不行。不应该砸組織，他头头有問題是头头的事，他两个头头有問題是两个头头的事。

剛才漏了一点，对表現坏的到現在立场观点还未轉变过来的原来的赤卫队头头，就不能当头头。我讲的是头头啊，同志們！是立场观点沒有轉变过来的过去是赤卫队的头头現在搖身一变是造反派的头头，我王洪文不承認。这是三点意見。

第四点意見，就是我們建議非铁路系統的工人和各組織不要介入铁路系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我們发现有些外地学生在铁路的也有，其他系統的也有，我們建議这些同志立即回到原单位去，不要介入我們铁路系統的文化大革命，铁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铁路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职工自己来解决。这是一点意見。

第五点意見，我們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战士必須坚决貫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偉大方針，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我們怎样清理自己的階級队伍，受到多大的挫折，我們都不能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春节快要到了，我們的运输任务更忙，要完成这样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需要我們全体造反派战士、全体职工共同来挑好这个担子。而更重要的是，首先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們的头脑，用毛泽东思想克服我們运输当中的各种困难和障碍，严防階級敌人阴谋破坏。如果我們在清理队伍整顿組織的过程中，有那么一些人胆敢破坏和制造各种事故等等，我們警告那些人，我們对他們坚决的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所以，我想同志們我們还是应该根据林副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針，我們一定要学好和用好毛泽东思想。

在当前我們希望铁路系統的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和广大革命的职工，特别是各站各段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近我們铁路系統也有些混乱，有的头头犯了錯誤，有的走掉了，但是我們相信我們广大造反派的战士依靠我們广大的革命职工，一定会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好，我們完全可以在人民解放军駐路局的毛泽东思想宣傳队的帮助下，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里要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好，一定要我們大家动手，大家支持，我們相信我們铁路系統广大革命造反派一定会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我們广大革命造反派战

士、在广大革命职工的努力下，在不久的将来，把我們鐵路系統办成紅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把我們这个队伍切实带好，切实把我們这个队伍建立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我們各项工作做好，正象英雄四排、英雄爱民模范排、四排长李文忠同志那样“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揮手我前进。”我們相信我們的广大造反派战士和广大职工一定会这样做的。我的話完了。

另外，市革委会要我宣布一件事，这里边剛才同志们們都敲鑼打鼓的讲了，我們三个人，蔣周法、王明龙同志到这里来，昨天市革会开了一个会，有个决定，因为工总司最近工作比較多，有些任务还需要蔣周法和王明龙同志去处理，鐵路的問題需要大家来关心，包括市革会，看来那一个部門、那几个人駐在这里，一时很难解决。要解决《鉄联》的問題，必須依靠广大革命职工和革命造反派战士自己来解决，还是要貫徹毛主席所提出来的羣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这样一个偉大教导。所以根据市革会的建議，工总司經過商量决定：蔣周法同志和王明龙同志暫時不駐在这里，要撤回去，但是他們两个人仍然負責联系鉄路的工

作。就是把这个事情讲一下。完了。

工总司《鉄联》分局机关革命造反大队整理 《鉄路工人造反报》翻印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